唐餘紀傳

唐餘紀傳卷第七

吳興陳霆脩

列傳第四

張易字簡能魏州元城人高祖萬福故唐金吾將軍後徙萊州掖縣易性豪舉尚氣少讀書於長白山又徙王屋及嵩山苦學自勵食無鹽酪者五年齊有高士王達靈居海上博學精識少許可易從之遊數年入洛舉進士不中以昇元二年南歸授校書郎大理評事時方重赤縣拜

上元令中主立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能犯者易至廼其宴先已飲醉就席酒甫一行尋其少失遽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訶責鋒起匡業尚醒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嵬峩喑啞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太弟景遂初立高選宮僚召爲贊善大夫景遂召飲以玉杯行酒因與坐客傳玩至易忽大言曰

殿下有重賓輕士之意何邪[illegible]碎之坐
客失色其他規正類此景炎不為忤待易益厚
遷刑部郎中判大理寺周師南侵時江淮久安
人不知戰我師屢北上下震恐易獨揚言于朝
路曰國家披山帶海守奕世之業昔者夫差以
無道之兵威陵齊晋孫權以草創之國勢遏曹
劉今若上下併力敵何足畏中主聞而異之召
使宿直禁中議事然亦不能用也陳覺李徵古
方用事朝野側目易一日朝退嘆曰吾忝廷尉

當誅邪悉行須手斃二豎以謝賸官俄以吳越犯邊出爲宣歙招諭使判宣州前刺史方築城役徒數萬易一切罷遣之曰自守者弱遠圖者強何以城爲吳越聞之懾服不敢復犯後主封吳王召易爲吳王司馬東宮建又爲左庶子後主嗣位遷右諫議大夫復判大理寺尋改判設殿學士判御史臺采武德至寶曆君臣問對及臣下論奏骨鯁者七十二事爲七卷曰諫奏集上之卒年六十一

嚴續字興宗馮翊人祖實仕唐爲江淮水[illegible]
轉運判官因從家廣陵父可求爲吳武王謀臣
義祖初事武王隆演之世與張顥爭衡因有隙
顥欲出義祖于外可求挾義祖詣顥用計說止
之義祖獲留因伏壯士殺顥遂專吳國可求與
相結受寄心膂宣王建國可求爲尚書左僕射
同平章事太和二年卒續方十餘歲以父蔭補
千牛備身遷秘書郎尚先主女生長富貴而爲
性恭謹歷兵部侍郎尚書左丞中主即位進禮

部尚書中書侍郎出牧池州已而復拜中書侍
郎兼三司使復出爲江州節度使數年仍入知
尚書省遂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續之未出
池州也宋齊丘專國公卿多附之惟續持正不
爲屈翰林學士常夢錫嘗指言齊丘過咎中主
語之曰大臣惟嚴續能自立然才短恐不能勝
其黨卿宜助之夢錫退遂諭旨於續續因與夢錫
相厚然不能盡用其言也卒爲黨人所排與夢
錫俱補外江文蔚楊言于朝曰嚴續國之勳戚

位爲大臣今以不附奸儉橫遭斥逐則餘可知矣於是群黨迫於公論獲召還及爲相雖以肺腑盡忠不貳然聰明頗非宜不能稱職或作蠏賦以譏切之旨時以軍興百司政事往〻歸樞密院續言多不見用求罷拜鎮海軍節度使屬疾還都已革猶不亂與客言論如平時後主使內夫人問之歷陳群臣邪正其當退其當進辭氣慷慨不及他私翌日卒年五十七謚曰懿初績以寡學見輕同列遂力教子弟諸子及孫

舉進士中其科者十餘人

論曰中主知齊丘之植黨嚴續之持正不謂明矣乎然不能屏斥群枉顯任忠直頗容論夢錫俾與續附結而陰為之助是人上為其下立敵也卒之正不勝邪五鬼翕沓朝政日亂而國勢日[illegible]豈非將啓之過歟既後齊丘就殛群黨誅逐雖有恨不令夢錫日見之言然無救于事之[illegible]矣嗚呼至衰削以訖于亡將誰咎哉

蕭儼廬陵人幼舉童子中其科稍長爲秘書省正字先主初歷大理司直刑部郎中以平恕稱先主晚服金石藥多暴怒近臣數被譴宣徽副使陳覺不自安稱疾不朝者數月及聞責遺詔即以其日造朝儼劾奏覺傾耳私家冀幸禍變請重置于法不報先主輔吳設法禁以良人爲奴至是馮延已延魯欲廣置奴妾輒矯遺制詔稱民貧許鬻子女儼駁曰昔延魯爲東都判官已有此請大行以問臣、對曰陛下納麓之初

出庫金贖民孰不歸心人今寶運初興人仰德澤
崇何欲使鬻子女貧寠豪家役使乎大行以臣言
爲然將罪延魯臣曰此但智識淺陋耳非有他
也罪之是塞言路大行乃斜封其奏抹三筆持
入宮願求之宮中既而果得留中章奏千餘皆
斜封有一抹至三抹者遂得延魯奏然大臣方
以豪俊相高利於廣声色因共謂遺制已宣
不當追改遂已中主初以國讓景遂群下持
可乃以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景達副之宣告

國中以兄弟相傳之意儼上書言之乃以家天下為家父子相傳古聖之典也景遂景達亦固讓不敢當然中主意愈確不納時江文蔚韓熙載與大常禮儀議先主稱宗儼獨建言曰自己失之自己得之謂之反正非己失之自己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宜稱祖先帝興已墜之業有功唐室宜稱烈祖文蔚亦以儼議為當遂用之保大二年中主詔景遂總庶政群臣惟樞密使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不得對儼上疏力

爭會宋齊丘賈崇亦極言不可中主感悟遂收前詔後中主於宮中作百尺樓召侍臣觀之衆皆稱美儼獨大言曰恨樓下無井中主詢其說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中主大怒貶爲舒州判官節度使孫晟遣兵給使意實防之儼謂晟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他志昔顧命之際君持異議幾危社稷君之罪顧不重於儼耶乃今見防何也晟慚即輟去俄召還爲大理卿初儼常惡馮延巳爲人數上疏攻之至是儼坐失入人

死罪乃詔孝儀[illegible]曰儀誤殺一婦人諸君輒當以死然儀九卿也可誤殺之乎因上言儀素有直声所坐已會赦宜從寬宥於是人多延已而儀遂獲免後後主初嗣立常與侍臣棊儀入見作色舉局投地後主愕然曰君欲作魏徵耶儀曰臣非魏徵則陛下亦非太宗矣其骾諤類此後以謝病歸卒年七十五

常夢錫字孟圖扶風人或曰京兆萬年人也岐王李茂貞不貴文士故其俗以狗馬馳射博奕

爲豪夢錫少獨好學善屬文累爲秦隴諸州從事茂貞死子從儼襲位承制進寶鷄縣令後歷長興初從儼入朝以夢錫從及鎮汴爲左右皆譖遂來奔先主輔吳召置門下薦爲大理司直及受吳禪擢殿中侍御史從禮部員外郎益見獎遇遂直中書省參預政事中主嗣位以忠讜爲特推重遷給事中以直諫貶外召爲翰林學士韓樞密使進門下侍郎馮延巳內主宋齊丘以取中原之策說中主由是有寵日與其黨

陳覺魏岑輩抵掌談諧言以天下爲己任更相唱和夢錫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中主心獨善諸人乃曲爲辯解夢錫詞窮遽頓首曰大奸似忠陛下尚終不覺悟家國將爲墟矣中主不答而心善之及請盟之後公卿在坐有言及周以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公輩嘗言致君堯舜何故今日自爲小朝耶每公卿會集輒喑嗚歎坐以故不爲時所親附然既殁通朝皆以正人許之雖其仇讐不敢訾也交泰末齊丘亟死延巳

等皆敗中主謂左右曰夢錫平生欲殺齊丘等
恨不使見之贈左僕射
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博學工屬文後唐明宗
時擢第爲河南府館驛巡官坐秦王從榮事奔
官南奔先主輔吳用爲宣州觀察巡官歷比部
員外郎知制誥先主代吳以主客郎中拜中書
舍人先主殂中主以喪亂之後國恤舊典散亡
命文蔚以給事中判太常卿事與韓熙載蕭儼
共加討論時稱其詳練除大理遷御史中丞持

憲平直無所阿枉馮延巳當國與宋齊丘魏岑
陳覺竊弄威福及伐閩敗績詔斬覺及延魯以
謝國人而延巳岑置不問文蔚獨伏彈奏曰賞
罰者帝王所重賞以進君子不自私恩罰以退
小人不由私怒陛下踐祚以來所信重馮延巳
延魯魏岑陳覺四人皆擢自下僚驟升高位未
嘗進一賢臣成國家之美陰狹圖權引用群小
陛下初臨大位常夢錫居封駁之職正言讜論
首罹譴逐棄忠拒諫此其始也奸臣得計欲擅

威權於是有保大二年正月八日敕公卿庶僚不得進見履霜堅氷言者恂〻再降御札方釋群疑御史張縉論事忤傷權要其貶官敕周思戢分傍有奏論御史奏彈尚爲越戢況非御史孰敢正言嚴續國之戚里位爲大臣不附奸憸尚遭排斥張義方上疏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親任惟在數人雖日接群臣終成孤立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復常憂錫宥容擢高儼侍從授張縉赤令群小疑惧

與共匪吏司馬正彛同惡相濟迫脅忠臣高春之與盧氏義兼親故受其寄託痛其侵陵訴於君父乃敢蔽陛下聰明枉法竄逐群凶勢力可以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師克在和而三克競利迭爲前郤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爲小人忿爭妄動之具使精銳者奔北饋運者死亡穀帛戈甲委而資寇取弱隣邦貽譏海內周行之中有敢議論則馮魏毀之於中正彛持之於外搆成罪狀必死乃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

享而魏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馮延巳蚤
乘其色才業無聞惡恃舊恩遂階任用蔽惑天
聽歛怨歸上高審知累朝勳舊墳土未乾遂其
子孫奪其居第使與基臺竊議將誣獄疑陛下方
以孝理天下而延巳母封縣太君妻爲國夫人
與弟異居捨棄其母作爲威福專任愛惜尺
天威敢行欺罔以至紀綱大壞刑賞失中風雨
由是不時陰陽以之失序傷風敗俗蠹政害人
蝕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岑道合延巳

虵豕成性專利無厭逋逃歸國冐姧狐媚說疾
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巳遂登樞要面欺人主
孩視親王侍䜩諠譁遠近驚駭遊俳優以取容
作淫巧以求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爲已惠
上下相蒙道路以目征討之柄在岑析簡帑藏
取與繫岑一言先帝卑宮勤儉陛下守之勿失
而岑營建大第廣役丁夫孽子之居過於內殿
亭觀之後踰于上林前年建州芳還文徽入覲
西苑會䜩捨爵策勳岑披猖無禮狂悖妄言與

廷已用意多私行恩不當俾軍士懷恚怒之志受賞無感勵之心將校爭功誼動京邑姦謀詭計誑惑國朝致福州違拒朝命漳州署害刺史百姓肝腦塗地國家帑藏空虛福州之役本爲東南面應援使而自焚營壁縱兵入城使窮寇堅心大軍失勢軍法逗遛畏懦者斬律云主將守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爲賊掩覆者皆斬昨赦有諸將蓋以軍威政令各非已出榮與覺迭[illegible][illegible]相[illegible] 戾互肆威權號令

並行理在無赦烈祖孝高皇帝櫛風沐雨勤勞
二紀成此廣基付之陛下比之隣邦我爲強國
崇何賞罰大柄肆姦宄之謀軍國資儲爲寇恣
所散昨天兵敗衄統内震驚將墮宗社之羞宜
臨奸臣之肉巳誅二罪未塞群情尽去四兇方
袪衆怒今民多饑饉政未和平東有伺隙之隣
北有覇強之國市里訛言遐迩危懼陛下宜軫
慮殷憂誅鋤虺蜮延巳不忠不孝在法難原䰟
夲同罪異誅觀聽疑惑請行典法以謝四方文

蔚將上疏先具小舟載老母以待左降中主果怒貶江州司士叅軍覺延魯以宋齊丘救獲皆不死延巳雖暫罷旋復柄用方宣延巳制百官在廷常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要不如江文蔚疏耳逾年文蔚獲召還南唐建國以來憲度草創言事遇合即隨才進用不復設貢舉至保大十年始命文蔚以翰林學士知舉略用唐故事放進士王克貞等三人及第中主問文蔚卿知舉取士孰與北朝文蔚曰北朝公薦私謁相

羋臣一以至公取才中主嘉嘆中書舍人張紹
後唐應順中及第大衡其言執政又皆不由科
第進相與排沮貢舉遂復罷是年病卒年五十
二謚曰簡
張義方不知其所以進先主代吳用爲侍御史
義方既就職即上疏曰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
獄訟肅班列也有怙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
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人主好遊畋聲色怳
奢侈倭媢賞非功罰非罪得以論爭使諸侯不

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為不失職今文
武材行之士固不為乏而會盟陵犯傷風教甚
仁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與中書
廉潔者盡頒爵賞然後糾繩厥惡以正典刑小
則上疏論列大則對仗彈奏臣每痛國家之法
非獨人君不明蓋官卑者畏罪而不言備位者
持祿而不諫上下苟且至於淪亡今臣誠不忍
忘君親之恩有所不盡惟陛下赦之疏奏佗主
親札曰孤始受託以義方以風憲乃任方振綱

綱詞旨讜切可宣示中外賜義方衣一襲以旌敢言義方始名元達先主方倚以肅正邪慝取前朝王義方名以易之故義方得盡忠焉其言凜然守正有漢唐名臣之風惜其事跡散落不克盡載南唐自先主立法外戚不得預政宦官莫敢用事故其時臺諫所抨擊往往無他元惡直憸夫僨將而已此在當時諸國莫及也讀義方之疏知先主之世朝綱正者有自云

李貽業故唐時平章事蔚從曾孫父戴唐末第

進士唐亡適吳用爲起居郎卒官因家廣陵貽業事先主歷官至翰林學士先主晏駕中書侍郎孫晟以太子嗣立則馮延巳等必用事因建議欲稱遺詔請太后臨朝稱制爰命章詔貽業奮然曰先帝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爲厲階此必近習奸人之許謀也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今安得有此亡國之言若果宣行吾必對百官毀之會宋后亦不許於是臨朝之議遂寢中主即位召貽業謂曰疾風知勁草

御之謂也自是法倚目隆保大中進兵部尚書

其後事㕛逸

唐餘紀傳卷第七

唐餘紀傳卷第八

吳興陳霆修

列傳第五

徐鍇字楚金會稽人父延休字德文風度淹雅故唐乾符中進士昭宗狩石門之學士草詔延休時来調官適在旁近逆旅左右言其攻文辭即召見命視草昭宗善之及還長安不得用梁將玄暉辟爲其佐延休悪其人即日棄去依鍾傳於洪州吳取江西得延休歷仕光祿卿江都

少尹卒二子鉉鍇遂家廣陵鍇四歲而孤母方
教鉉就學未暇及鍇鍇自能知書稍長文辭與
鉉齊驅昇元中議者以文人浮薄多用經義法
律取士鍇恥之杜門不求仕進鉉與常夢錫同
直門下省夢錫得鍇之學行于鉉遂薦于朝授
右拾遺保大中命少府監馮延魯巡撫諸州鍇
表延魯寡才多罪舉措輕躁不宜奉使中主怒
貶鍇校書郎分司東都久之召還積官内史舍
人掌國制誥江南謂之二徐與韓熙載齊名李

穆使江南見鍇及鉉文章嘆曰二陸不能過也歸爲延譽于國及後宋師伐江南金陵將陷有夢卝角女子行空中以巨簁簸物散落如荳着地皆成人或問之對曰此當死于難者後見一金紫貴人墮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異之及旦則聞鍇死矣鉉入別傳

高越字冲遠幽州人精詞賦有聲燕趙間盧文進鎮上黨具礼幣致之初以客從及文進徙安州越又從之遂爲其掌書記文進仲女有才色

能屬文號女學士因以妻越文進奔吳亦與俱行吳以爲秘書郎先主受禪遷水部員外郎改祠部浙西營田判官與江文蔚俱以能賦擅名江表時謂之江高保大初文進卒有欲傾其家者越上書訟之併拮馮延巳兄弟過惡中主怒黜爲蘄州司士參軍就遷軍事判官與隱士陳曙爲物外交澹然不志榮利久之乃徙廣陵令還判吏部銓歷侍御史知雜元帥府掌書記遷起居郎中書舍人時方交兵書詔多出越手撰

成詞平照鹿中主以爲排耿恭待與二徐
方當柄任以未疾廢久之竟卒兄子遠亦工文
學後主末任起居郎荐當史職乃編緝昇元以
來國家故事爲一家之言會疾亟成藁數篋皆
令焚之遠既卒南唐國亡以是事實零逸不得
爲全史
韓熙載字叔言比海人少隱嵩山唐同光中擢
進士第父光嗣平盧節度副使軍中逐其帥符
習推光嗣爲留後明宗即位討亂光嗣坐死熙

載來奔時先主輔吳方脩明法令熙載年少放
蕩不守名撿補和常滁三州從事雖落魄不偶
殊不以介意及先主受禪召為秘書郎使事中
主於東宮諭之曰以卿早負名場踈未更事
故使歷州縣之勞行用卿矣宜善自脩飭輔吾
兒也熙載亦不謝在東宮談笑而已不與世務
中主即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脩撰兼太常博
士乃慨然曰先帝知我而不顯用是以我為慕
容紹宗也始數言朝廷事所當施行者展盡無

所隱宋齊丘馮延巳等皆側目中主意獨嘉之
命權知制誥書命典雅有元和之風與徐鉉齊
名時號韓徐契丹入汴晉主北遷熙載上言曰
陛下有經營天下之意今其時也若戎主遁歸
中原有主則不可圖矣不省陳覺馮延魯福州
喪師初議寘軍法齊丘爲之請止削官遷外郡
熙載上䟽請無赦又數言齊丘黨與必基禍亂
熙載不能飲齊丘誣以酒狂貶和州司士參軍從
宣州節度推官復入爲虞部郎中史館脩撰遷

中書舍人周太祖有天下用事者猶議北伐熙載曰北伐吾本意也但今已不可耳郭氏奸雄曹馬之流雖有國日淺守境已固我兵妄動豈止無功耶言雖切而朝廷闇於機會經營中原之意竟不已周人果以籍口兵入淮南齊王景達以兵馬元帥臨邊陳覺爲監軍使熙載言出師大事也當先正名莫信於親王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爲哉亦不從熙載才氣逸發多藝能善談笑爲當時風流之冠猶長於碑碣他國人

不違其八千四[illegible]八[illegible][illegible]來之然性忍約謹有[illegible][illegible]
十輩縱其出與客雜居物議鬨然熙載密謁所
親曰吾爲此以自汚避禍難耳老矣不能爲千
古笑後主嗣立頗短其少撿熙載遂託疾不朝
貶右庶子分司東都乃盡斥諸妓後主喜留爲
秘書監俄復故官欲遂大用之而去妓悉還故
態不改後主嘆曰吾亦無如之何矣宿直宮中
奏對多所弘益後主手教褒之進中書侍郎卒
年六十九後主謂侍臣曰吾竟不得相熙載欲

贈平章事古有是否或對曰昔劉穆之贈開府
儀同三司即故事也乃贈右僕射同平章事發
朝三日謚文靖所著格言及後述三卷擬議集
十五卷定居集二卷初熈載嘗使周及歸中主
歷問周之將相熈載曰趙點檢顧視非常殆難
測也及趙祖受禪人服其識
龔慎儀後主時為給事中宋開寶三年太祖欲
伐南漢未決乃欲劉鋹稱臣奉正朔諭後主說諭
之從主遣愼儀致書于鋹曰僕與足下叨累世

之盟雖彊畿阻濶然休戚實同敢布腹心用煩
嘉聽昨大朝伐楚足下彊吏弗靖遂成釁隙初
爲足下危之今弊邑使臣入貢皇帝乃宣諭曰
彼若能幡然改圖單車之使造庭則百萬之師
立罷不然有不容但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貪
土地也怒人之不賓而已且古之用武不論強
弱小大而必戰有四父母宗廟之讐一也[illegible]趙
烏合民無定心二也敵人進不捨我退無守路
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敗亡之勢我乘進取

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所策之四者而坐受天下之兵決一旦之命安國家利社稷者固如是乎夫強則南面而王弱則玉帛事大屈伸在我亦何常之有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爭而況今日之事耶地莫險於劍閣而蜀亾矣兵莫強於上黨而李筠滅矣竊意足下國中必有矜能眩謀之臣獻尊主強國之策以為五嶺之險非可遽前吾且堅壁清野絕其餉道依山阻水射以強弩彼雖百萬之兵未必

待志不幸竟敗則輕舟浮海猶足自全豈能以萬乘之主屈於人哉此說士之常談可聞而不可用異時王師南伐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暇俱絶其饟道盡保其壁壘或用吳越舟師自泉州泛海不數日至足下國都矣人情恟恟則舟中皆爲敵國忠義効死之士未易多見雖有巨海孰與足下行哉敢布腹心惟與大臣熟計之史館脩撰潘佑之辭也鋹得書怒囚愼儀不遣後主表聞太祖遂決興師南漢平愼儀乃得還

江南國亡愼儀時刺歙州方議送欵會昭武留後盧絳謀起義提兵入閩道經歙愼儀拒不納被遣裨将馬雄攻之出見遇害

潘佑幽州人祖貴事劉仁恭爲将守光殺之父處常脫身南奔事先主爲散騎常侍佑生而猜潔閉門若學不交人事文章議論見推流輩陳喬韓熙載共薦于中主起家秘書省正字後主在東宮開崇文館以招賢士佑預其閒及後主嗣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脩撰議納后禮援據

精博合旨遷知制誥召試稱旨文不加點後主咨賞遷中書舍人每以潘卿稱之而不名佑酷喜老莊之言嘗作文一篇名曰贈別其辭曰莊周有言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則哀樂不能入也僕佩斯言久矣夫得者如人之有生自一歲至百歲自少得壯自壯得老歲運之來不可卻也此所謂得之者時也失之者亦如一歲至百歲暮則失早今則失昔壯則失少老則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此所謂失之者

順也凡天下之事皆然也達者知我無柰物何物亦無柰我何兩不相干故泛然之也故浩然之也其視天下之事如奔車之歷蟻垤也值之非得也去之非失也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是爲中國其間含齒戴髮食粟衣帛者是爲人剛柔動植林林而無窮者是爲物以聲相命是爲名倍物相聚是爲利㬥首而芸芸是爲事事往而記之於心爲喜爲悲爲怨爲恩其名雖衆實二心之變也始則無物終復何有而於是强

分彼我彼謂我爲彼我亦謂彼爲彼彼自謂爲我我亦自謂爲我終不知孰爲彼耶孰爲我耶而世方狥欲嗜利繫心於物局促名轅下駒安得如列禦寇莊周者焚天下之轅釋天下之駒浩浩乎復歸於無物歟其爲說類此開寶五年更官名改内史舍人時南唐衰削用事者充位無所爲加後主驕侈好聲色又酷喜浮屠高談苟安不恤政事佑憤切上疏極論時政歷詆大臣將相詞甚激訐後主雖數賜手札嘉嘆終無

所施用佑七疏不止且請歸田廬乃命佑專脩
國史悉罷他戢佑復上疏曰三軍可奪帥也匹
夫不可奪志也臣乃者繼上表章凡數萬言詞
窮理盡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宠嚚廢棄藥石正
恐覆亡無日臣目不得瞑矣言益沾激舉朝族
之初宋元本與李平同事元既叛去朝廷頗疑
北人平先爲道士習老莊說佑獨喜之円與相
結及是佑歷詆一時公卿獨称薦平請以判門
會府朝議以佑連結宠黨怨誹亂攻後主慮

與平同搆大亞遂還假沒佑銜議行法佑自縊死

喬匡舜字亞元宣州人弱冠能屬文以典贍稱先主輔吳用爲秘書省正字及開國宋齊丘辟置幕中十餘年歷大理評事屯田員外郎齊丘喜人諛巳匡舜特直率故雖賞其文藝而未嘗薦拔先主獨知之嘗詔公卿舉可親民者意齊丘且舉匡舜奏上竟不及先主喟然謂常夢錫曰吾不意其捨匡舜也夢錫與韓熙載素惡齊

丘每相語曰宋公誤識亞元正可怪也久之齊丘出鎮豫章始表爲節度掌書記保大中召爲駕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周侵淮南請將多敗衄中主議自將拒之匡舜切諫中主怒坐以沮國計動人心流之撫州然卒不能親行也後主嗣位起爲司農少卿歷殿中監掌脩國史給事中兼獻納使知貢舉放進士樂史等五人及第皆久滯名場者時稱得人遷刑部侍郎老病乞骸骨後主憫其貧給俸終身卒年七十五

諡曰貞

蒯鼇宣城人善屬文南唐承唐末文體纖麗之弊士率不能自振鼇獨不事華藻以理趣爲本有承平遺風焉少凶狎飲博無行不爲人士所重乃去入廬山國學亡賴尤甚晩乃勵風操尚信義一言之出必復而後已嘗蓄龍尾硯友人欲之而不言鼇亦心許之未及予也一日友人不告而歸鼇悔恨徒步數百里追及于途授硯而還猶以素行爲有司所擯至後主末始登仕版

迨國亡銓授未及遂不復謀仕宋開寳中薄遊
京師初與樊若水善至是若水欲薦于朝鼇恥
其投宋事竟謝郤之歸息廬山数年卒
盧郢金陵人工屬文有勇力好吹鐵笛後主初
年恐都城非常命韓德霸爲烽火使俾任警察
怙權暴横國人望其前驅靡不走避郢嘗遇之
調笛自若德霸叱左右執之郢奮臂擊十餘人
皆顛躓乃直前捽德霸墜馬肆拳毆之敗面傷
目德霸忿忿入訴後主叱之出顧近侍笑曰我

帥遏一措大不能自衛面目尚敢訴耶遂罷舉耶鄧後舉進士試王度如金賦擢第一徐鉉爲鄧姊婿嘗受後生命撰文累日未就鄧曰當試爲君杼思適庭下有石十夫不能舉鄧取擲之有頃索酒頻飲數升復弄如初忽顧筆吏口占使書不竄易一字鉉伏其工後主亦以爲道俊可愛擢任近耶

唐餘紀傳卷第九

吳興陳霆脩

列傳第六

馮延巳一名延嗣字正中廣陵人父令頵事先主爲禮部尚書致仕初嘗爲歙州鹽鐵院判官刺史滑言病篤或言已死人情頗詾詾延巳年十四以父命入問疾出以言命謝將吏外賴以安及長以文雅稱白衣見先主延家授秘書郎中主以吳王爲元帥用延巳掌書記與陳覺善

因覽以附宋齊丘同府位高者悉以計出之於是無居已右者中主亦頗悟其非端士然不能去延巳負其材藝狎侮朝士嘗謂孫晟曰君有何所解而爲丞郎晟意慍荅曰僕山東書生鴻筆麗藻十不及君恢諧歌酒百不及君諂媚險詐累刧不及君然上所以寘君于王府者欲君以道義規益非遣君爲狗馬聲色之友也僕固無所解君之所解者適足以敗國事耳延巳慚不得對常夢錫屢言延巳小人不可使在王左

右先主感其言將斥之會晏駕不果中主立延巳喜形于色未聽政簽入白事中主方哀慕獻之日書記自有常職餘各有司存何爲不憚煩也乃止保大初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遷户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又進中書侍郎四年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罷爲太子少傅頃之拜撫州節度使以母憂去起復冠軍大將軍召爲太弟太保領潞州節度俄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延巳數居柄任揣中主不能察其奸遂肆爲大

言謂巳之才畧經營天下有餘而人主躬覽庶
政大臣備位安足致理中主果謂然悉委以政
凡事奏可而巳延巳初以文藝進實無他長綱
紀頹廢吏胥用事軍旅一切以委邊帥無所可
否愈欲以大言蓋衆而惑人主至譏笑先主戢
兵以爲齷齪無遠畧嘗曰安陸之敗喪兵數千
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豈如
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擊鞠宴樂未嘗少輟此
真英雄主也九年湖南平而朗州刘言救勢張

甚中主亦知用兵之難謂延巳與孫晟曰湖湘之役楚人求息肩于我吾之出師不得已耳今若授劉言旄節使和其民吾亦得休養衡湘之衆國其庶幾乎晟即欲奉行延巳方以克楚爲功乃曰本朝出偏師平一國寓縣震動今一旦三分棄其二傷威損重非所以示天下且諸將行奏功矣特不下又不欲緣軍興取具于內帑妨損其功遣使如長沙調兵賦苛征暴斂重失人心言遂取長沙及據故楚之地周人亦同釁

而動論者籍籍延巳始力求去而中主待之如初及周師大入盡失江北始罷相位猶爲太子少傅數月復相會疾改太子太傅延巳工詩雖貴且老不廢嘗有句云鴛尾數行曉日龍旗百尺春風評者謂有元和詞人氣格尤喜爲樂府詞中主嘗因曲宴從容謂曰吹皺一池春水何預卿事延巳對曰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特高妙也時喪敗不支稽首於敵稱臣奉朔以削歲月而君臣置之意外乃相賞流連光景之

詞其荒息如此延巳於宋建隆元年五月卒年
五十八謚忠肅弟延魯
延魯一名謚字叔文少負才名先主時與兄延
巳俱事元帥府中主立自禮部員外郎爲中書
舍人勤政殿學士有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者聞
之嘆曰封疆多難駕馭賢傑必資爵祿延魯一
言合指遽置高位後有立大功者當以何官賞
之然中主愛其才不謂躐進嘗內宴出寶器貯
龍腦數斤賜群臣延魯曰臣請效陳平均分之

比偏賜猶餘其半輒曰勑賜錄事延魯拜舞謝之中主爲歡笑而罷延魯欲以功名圖重位乃興建州之役延巳戒其毋僥倖延魯對曰吾不能惜々循資爲宰相也遂以監軍使往伐建州平諸將欲乘勝遂取福州樞密使陳覺欲自爲功乃請御命宣慰召李弘義入朝既見弘義不敢發還至劍州矯詔起邊兵命延魯將之中主雖怒覺之專兵然業已行不可中止因命延魯爲南面監軍使與覺及王崇文魏岑會攻福州

取其外郛會吳越將余安援兵自海道至白蝦浦將捨舟登岸而濘淖不可行方布竹簣我軍曹射之簣不得施延魯曰弘義不降恃此援耳若麾我軍稍退使吳越兵至平地盡勦之城立降矣裨將孟堅爭曰援兵已陷死地將盡力與我戰勝負殆未可知延魯不聽頃之吳越兵登岸鼓譟奮躍而前與城中夾擊我延魯敗走被馘五千人孟堅戰死諸軍遂大潰死者萬計軍資戎器委棄數十萬國帑爲之虛耗延魯引佩

刀自刺人救之免朝廷議即軍中斬延魯及豐既有命矣會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因引咎力辭乃詔械延魯覺還金陵屬吏皆止流竄延魯流舒州會赦復少府監中主擇廷臣為巡撫使分按諸州延魯在選右拾遺徐鍇論其多罪寡才不足辱命不聽使還遷中書舍人以工部侍郎出為東都副留守周師南侵分兵下東都延魯窘蹙自髡衣僧服而逃被執檻送正陽世宗釋之賜衣冠授給事中問江南事占奏詳

華賜予加厚留大梁累年遷刑部侍郎得還拜
户部尚書宋興楊州節度使李重進阻兵太祖
親平之中主遣延魯朝于行在太祖將乘兵鋒
南渡旌旗戈甲皆列江津厲色詰延魯曰爾國
何爲敢通吾叛臣延魯色不變徐曰陛下徒知
其通謀未悉其事之詳也重進之使舘于臣家
國主令臣語之曰大丈夫失意而反世亦有之
但時不可耳方宋受禪之初人心未定上黨作
亂大兵北征君不以此時反今内外無事乃欲

以數千烏合之衆抗天下精兵吾寧能相助乎太祖初意延曾必恐懼失次及聞其言乃大喜因復問曰諸將力請渡江卿謂如何延曾曰重進自謂雄傑無與敵者神武一臨敗不旋踵況小國其能抗天威乎然亦有可慮者本國侍衛數萬皆先主親兵誓同生死固無降理大國亦須數萬人乃可況長江天塹風濤不常若攻城未下饋道不繼事亦可虞太祖因大笑曰朕本與卿戲耳豈聽卿遊說哉會捕重進叛卒曰翟

數十人延曾因奏事次言曰叛者獨一重進乎亦衆人乎謂衆人則陛下應天順人烏有此理獨一重進則脅從者何罪太祖感悟後貸不誅厚賜延曾遣還南渡之師由之亦輟後主嗣位延曾頻代奉使之功嘗宴內殿後主親酌酒賜之飲固不盡誦詩及索琴自鼓以侑之延曾猶自若後主優容不責也楚國公從善入朝太祖授之旄節留之闕下後主復遣延曾入謝疾作不能朝太祖待之素厚至是尤憐之遣使挾太

醫護視詔放朝還金陵卒于家子湜韓熙載知貢舉放及第覆試被黜後與其弟侃儀价侃入宋繼取名第南唐公卿家莫能及者价仕至殿中丞知福州歷典藩郡以政績聞延魯銳於仕進然喜言高退事嘗早朝集漏舍嘆曰玄宗賜賀監鏡湖三百里非僕敢望今但賜後湖數曲亦遂素志矣徐鉉笑答曰上於近臣豈惜一玄武湖根無知章爾延魯不能對

論曰小人未嘗無出人之才也觀馮延巳之

文藻延譽之詞辨使其宅心以正行已以道則踐中敗外兄弟相望尉然國華頎豈易得我惟其志存於儉頗才用於不善倖功冒利締黨嫉能居君側則詭諛回闒當事任則躁妄加肆大言夸人淺中自用遂使立朝前後無善可稱而平時才美徒用爲飾奸之具而已司馬公曰才勝德謂之小人比諸二馮不其信夫

陳覺海陵人初爲宋齊丘客齊丘專柄漸引至

朝列締結加密景遷留東都輔政寢病罷歸從爲東南諸道副都統覺居其幕府先主委之輔佐謂曰知卿可任幸悉心輔吾子至於祿位遷次孤心簡在卿無庸慮也已而景遷卒覺還朝爲宣徽副使昇元四年先主東巡覺預侍從時海陵升爲泰州覺先有兄居州里刺史褚仁規以其犯法寘之至是覺挾私怨乘間譖仁規貪殘御史王仲璉主其言亦上章劾之先主游其罪止罷刺史仁規忿上書自訴先主命覺馳往

鞫之仁規皇恐伏罪覺還條其罪狀甚衆詔賜
死覺之竊弄威福蓋始此先主晚年多暴怒近
臣類獲譴覺心懼称疾家居累月迨宣遺詔即
以是日入朝判大理寺蕭儼劾之中主不納遷
光政院使太僕少卿齊丘告歸九華踰年不召
覺與李徵古諷齊王景達言于中主齊丘乃獲
召還益以心腹寄覺欲使立功以取柄任特王
氏以建州降諸將請乘勝取福州齊丘獨薦覺
爲宣諭使俾召李弘義入朝不必勞寸刃而尽

得閩地中主意方向覺遂遣之既至弘義傲甚覺氣折不敢言歸至劍州恥於無功遂遣使矯詔召弘義自稱權知福州事擅興汀建撫信州諸兵及鎮戍等卒命馮延魯將之進攻福州衆潰而歸死者踰萬人諸軍失亡金帛戈甲之類不勝紀朝論謂覺必死中主亦怒欲寘軍法齊丘上表待罪且援覺等甚力馮延巳復助之於是繚貶蘄州踰年復起任事始與徵古爲死黨相倡和如出一口淮南兵興我師屢北度不可

復攴中主遣鍾謨李德明孫晟王崇質使周請
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求罷兵世宗不許而壽
州日危蹙德明惧乃白世宗言願寬臣数日之
誅歸白寡君尽獻淮南地周乃遣德明王崇質
先還德明至金陵盛称周兵之強請必割地中
主不悅齊丘覺徵古素悪德明乃摘王崇質使
異其詞覺因與徵古極言德明賣國德明褊忿
攘袂大詬中主怒遂斬德明于市不復請盟乃
命齊王景達卒大兵拒周而以覺為監軍使軍

政悉出于覺聚兵五萬無決戰意朱元数有功
覺忌之而奪其兵元遂叛降周諸軍悉潰覺歸
爲樞密使如故方挾齊丘爲耐久計議事于朝
横甚會司天言天文示变人主宜避位祈禳中
主曰此固吾意第不知孰可付耳覺以爲誠言
輙曰天命如此宜令宋公攝政陛下深居禁中
俟國事定歸政未晚中主含憤亟召中書舍人
陳喬草詔喬固陳不可中主嘻笑而止周師益
進世宗駐驛迎鑾鎮中主遣覺奉表貢方物覺

[illegible]登見周之戰艦陳列江津且南渡矣因[illegible]
[illegible]請遣人取本國畫江為界表世宗可之[illegible]
首謝退遣其屬劉承遇南還遂決計畫江稱藩
奉正朔脩歲貢周亦班師遣覺還報錫賚豐渥
覺將發獻詩叙感別錫金器百兩初覺徵古以
德明請割地為賣國德明坐誅及是覺身自為
之使還以兵部尚書致仕鍾謨自周還屢言覺
徵古罪不可容覺與嚴續有宿怨嘗傳世宗之
語於中主曰聞江南拒命謀出其相嚴續當誅

之以謝我中主疑之遣譔至周覆實譔行中主手表引咎具言非續之罪世宗省表大驚曰嚴續能拒命乃忠臣朕爲天下主其肯教人殺忠臣乎譔還具奏之中主大怒齊丘既敗覺責授國子博士送饒州安置於道誅之

李徵古袁州宜春人於宋齊丘有中外少相厚善先主受禪齊丘引賓朝列事齊王景達爲宮臣時陳覺爲齊丘客徵古因與締結齊丘告歸九華逾年不召徵古使其儕謝仲宣諷景達言

於中主曰齊丘先帝布衣之舊雖不用不當棄之於是召齊丘還始與覺主伎齊丘搆爲死黨表裡相倡和周師南伐淮南危急中主遣鍾謨李德明孫晟王崇質先後使周請獻壽濠等六州以求罷兵世宗不許而壽州被攻將殆謨等懼乃白世宗請歸諭本國盡獻江北地以求成世宗始允先遣德明王崇質還德明至金陵請必割地中主意忿齊丘與徵古素惡德明乃擿使王崇質異其言徵古因與覺極言德明賣國

德明褊忿知見排逐大言周師必克中主怒斬德明於市於是徽古勢焰益灼道路以目位樞密副使內掖齊丘罔所顧憚時邊事孔棘中主嘗言及家國感慨泣下徽古輒曰陛下當以兵力拒敵涕泣何爲飲酒過量耶乳保不至耶中主色變左右股栗而徽古驁然自若柴克宏救常州徽古易之且忌其成功所給戈甲率朽鈍迨臨陣復遣使趣其歸克宏斬其使竟以獲捷語在克宏傳方是時司天言天文變異人主宜

避位祈禳徵古輒與覺謀詐使齊丘攝位中主且退居禁中俟事定復辟中主命陳喬草詔會喬固諫而止初徵古出爲洪州節度副使晉王景遂時爲之帥不堪徵古之傲狠常欲斬之自拘于有司左右力諫乃已鍾謨自周還挾大國爲重謨與李徳明素善因求理其寃且暴揚覺與徵古罪狀會覺矯周朝命欲使中主殺嚴續謨自周覆實還奏中主大怒積其締黨謀簒之罪放齊丘于青陽殛之誅覺于饒州道徵古削

奪置洪州賜死